

※書刊評介※

對楊、劉兩先生文評的回應

林慶彰*

本人於九十五年五月八日上午十至十二時所作演講的講稿〈中國經學史上的回歸原典運動〉（以下簡稱〈回歸原典運動〉一文），楊晉龍、劉柏宏兩先生作了很詳細的評論，由於該稿是本人到長崎參加九州中國學會大會的主題演講稿，演講時間僅一個小時，因此有該詳細分析的地方也沒有作分析，該在附註說明的地方，也欠缺說明。「回歸原典運動」所涉及的問題非常複雜，這篇簡單的回應，並不能徹底解決楊、劉兩先生提到的許多問題，只能以這篇文章來表示對兩位先生的敬意。

一、回應楊晉龍先生

由於對「回歸原典」的定義說明不夠清楚，引起楊先生的質疑，深感抱歉。本人也知道清末民初的回歸原典，與唐中葉至宋初、明末清初兩次的回歸原典，性質、手段和目的都不同，所以本人在〈回歸原典運動〉一文的結論說：

這種回歸原典的現象與以往略有不同。以往的回歸原典，是回歸經聖人集團加工後的經典，作為取法的對象，和解決紛爭的判準。胡適等人，是要消除經典的神聖權威，回歸到沒有聖人加工之前典籍的真面目，要窺知這種真面目，就要極力撇清這些典籍與聖人無關，所以，他們花許多篇幅來消解經典的神聖性。

可見清末民初的「回歸原典」並不是以經典的神聖性作為解決紛爭的判準，既如此，與本人在〈回歸原典運動〉一文為「回歸原典」所作的定義顯然有所出入。

問題出在「回歸」兩字，本人沒有說清楚。歸納歷次的「回歸原典」，所謂

* 林慶彰，本所研究員。

「回歸」，應有兩個意義，其一，以原典作為尊崇的標準和效法的對象，這是因為原典有聖人之道在內，唐中葉至宋初、明末清初的回歸原典，基本上屬於這種類型。其二，以原典作為檢討的對象，詳細考辨原典是否真的與聖人有關，如果無關，這些典籍最原始的面貌是什麼？如民初學者以為《周易》是占卜之書，《詩經》是古代歌謠總集，都是回歸經典本身作徹底檢討的結果。清末民初的「回歸原典」運動，目的雖然與前兩次有所不同，但藉回歸原典為手段，與前兩次並無二致。由於定義不夠清楚，讓楊先生花費許多篇幅來討論這問題，非常抱歉。不過，本人從楊先生的討論中，也得到許多啟發，這是要特別感謝的地方。

楊先生以宋代《易》圖和明代偽書《申培詩說》、《子貢詩傳》、《石經大學》等的出現，是受「回歸原典」運動的影響，可能是推演太過。宋代所以出現《易》圖，主要是想解決儒家欠缺宇宙論和本體論的論述，無法與佛老相抗衡。所以採佛、老的圖來與之抗衡。由於宋代學者以為「漢人傳經而經亡」，傳經和傳道的系譜也都沒有漢人。明中葉以來，漢學逐漸受重視，所以作《子貢詩傳》、《申培詩說》、《石經大學》，是要助漢學一臂之力。

楊先生以為劉歆立古學，北宋理學家重新建立「道統」，明代前後七子的「復古運動」、清乾嘉的漢學考據學等都可以說是回歸原典運動。前後七子的「復古運動」主張「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」，當然與「回歸原典」的性質不同。其他，都是一種尋求經典中聖人原意的學術活動。就注經來說，最重要的應該是探尋聖人制作經典的原意，這是注經者一生覬覦以求的目標。這種追求本意的活動既是注經者的天職，可以說時時為之，與每數百年發生一次的「回歸原典運動」，本質上並不相同，不能把注經者追求「本義」的活動納入「回歸原典運動」中。

楊先生另有兩段話，一段是誤解本人的文意，楊先生說：

此文中也提到唐代中葉以後，由於士子只讀「傳」而不讀「經」，因而激發了「回歸原典運動」……。

但本人〈回歸原典運動〉一文是這樣寫的：

由於疏的文字數量太多，到了唐中葉，士人參加科舉考試，大抵皆以注疏為主要閱讀的書籍，經義（當時手稿作「义」，即「義」字，打字誤作「文」）本身反而被忽略。

本人所以這樣敘述，是根據《冊府元龜》卷四十六所云：

（文宗開成）四年閏正月，謂宰相曰：「明經會義否？」宰臣曰：「明經只

念經疏，……何異鸚鵡能言！」

楊先生根據文稿誤字，說本人以為士子只讀「傳」而不讀「經」，顯然聯想太多。楊先生大文中另有一段話討論明代科舉問題，他說：

同樣的問題出在此文對明代以後科舉考試的論述上，因為《四書》屬「下學」的讀物，《五經》則屬「上達」的讀物，因而科舉考試特別重視《四書》，鄉試以下的考試，《四書》列為必考，《五經》則只要選考一經即可，因而造成士子都讀《四書》而少讀《五經》的結果，這個說法其實相當的似是而非，因為當士子通過鄉試而參與殿試考試的時候，可以發現殿試的題目是《四書》《五經》的內容都有，因此明代以後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，如果像一般人所說，沒有閱讀全部的《五經》而只讀其中的「一經」，那將如何參加最重要的殿試？相信當時參與科舉考試會把自己考試的目標只鎖定在鄉試上，不準備參加更高一級考試的人，應該是非常稀少，如果此一推測無誤，則明代以後參與科舉考試的士子怎麼可能只讀《四書》與「一經」呢？這樣的認知顯然大有問題。

他所引述的看法，本人曾經討論過，但似乎不在〈回歸原典運動〉一文之內，茲不再贅述。

二、回應劉柏宏先生

劉柏宏先生，現為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班學生。他詳細閱讀本人的相關著作，對本人所提「回歸原典運動」的來龍去脈，和本人觀點的形成與演變，作了詳細的論述。自從一九八七年正式提出「經學史上的回歸原典運動」以來，此一觀點時時盤繞心中，一動筆為文即會提到，實不知這二十年間對此一觀點有何修正和發展。柏宏先生花費很大的功夫，為本人的觀點釐出一個脈絡來，讓本人在回顧以前走過的路時，很快能知道自己的腳迹所在，在此謹表達深深的謝意。

柏宏先生對本人所說的「聖人集團」，以為會引發：

- 1、何謂聖人？
- 2、何謂聖人集團？
- 3、聖人集團是由那些成員組成？
- 4、聖人集團是否為一定著且靜態的觀念，或是一動態觀念？

5、「聖人集團」所作對於儒家原典的形成，是一必要條件，或是一充分條件？

這些問題，在〈回歸原典運動〉一文中，並沒有作深入的分析，在此也無法詳答，目前本人正在執行「儒家經典的形成」的大型計畫，本人分攤的分支計畫是「經書與聖人集團」，柏宏先生所提到的問題，可以作為本文研究的參考，也希望能有比較令人滿意的答案。

柏宏先生認為拙稿〈回歸原典運動〉一文必須界定「聖人集團之條件為何」？本來，談經學的起源時，一定會談到孔子刪述六經。孔子是聖人，所刪述過的經典因含不變之道，所以具有相當的權威性。本人在二十多年前所了解的也僅是如此而已，後來閱歷漸多，對許多經典的作者，都跟歷代聖人或孔子的親友、弟子（再傳、三傳、私淑）有關，感到相當的好奇，如《孟子》一書說：

- 1、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，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天子之事也，是故孔子曰：「知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。」……昔者禹抑洪水，而天下平；周公兼夷狄，驅猛獸，而百姓寧；孔子成《春秋》，而亂臣賊子懼。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
- 2、王者之跡熄，而《詩》亡，《詩》亡然後《春秋》作。晉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檮杌》，魯之《春秋》，一也。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。孔子曰：「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」（《孟子·離婁下》）

司馬遷的《史記》這一類的話更多，如：

- 1、西伯蓋即位五十年，其囚羑里，蓋益《易》之八卦為六十四卦。（《史記·周本紀》）
- 2、孔子之時，周室微而禮樂廢，《詩》、《書》缺，追迹三代之禮，序《書傳》，上紀唐、虞之際，……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禮義，……為三百五篇。（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）

班固的《漢書·藝文志》這類的話也不少，如：

- 1、故曰《易》道深矣，人更三聖，世歷三古。韋昭曰：「伏羲、文王、孔子。」
- 2、故《書》之所起遠矣，至孔子纂焉，上斷於堯，下訖於秦，凡百篇，而為之序，言其作意。
- 3、孔子純取周詩，上采殷，下取魯，凡三百五篇，……

再加上「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，士喪禮於是乎書」（《禮記·雜記》），公孫尼子作《樂記》，子思作《中庸》，《周禮》為周公致太平之迹等等記載，越發覺得作經典的似乎非聖人或聖人的親友、弟子不可，而所謂聖人集團的成員，大抵是伏羲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王、武王、周公、孔子等聖人，和聖人的朋友左丘明、孫子孔伋，弟子子夏、子貢、公孫尼子等人，三傳弟子孟子（《孟子》一書後來才升為經），因為這些人都曾是先秦某些典籍的作者。雖然伏羲等人生活的時空相差甚遠，但成為聖人的時間點大抵在春秋戰國時，就這一點來說，稱他們為一集團也不為過。所以聖人集團的成員，必為某一經典或經典中某一篇的作者。當時並沒有像柏宏先生想到韓愈的〈原道〉和漢代的配享制度。

柏宏先生所提「回歸」所指為何？在回應楊晉龍先生的話中已略有述及，此不贅。